

官版

文章軌範

五之七

下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30  
3

10 15 20 25 30

文庫 11  
D 230  
3

柳田泉之印

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卷之五

有字集

# 小心文

此集皆謹嚴簡潔之文場屋中日畧有限巧遲者不如拙速論策結尾畧用此

法度主司亦必以異人待之

師說

韓文公

道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業者六經禮樂文學之業惑者曾中有疑惑而未開明也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第一段先立傳道授業解惑三大綱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

師說

藏書

中山氏

010190557249

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第二段先說解惑不可無

師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第二段說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即師

之所存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疑惑也難矣 第四段慨歎後世師道不傳人如何無疑惑古之聖人其

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 古之人愚益愚 今之人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 第五段

說古之聖人其過人也遠矣猶且從師故聖者益聖今之眾人其不及聖人也遠矣而恥學於師故愚者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係乎從師不從師而已此

是雙關文法要看他巧處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 此是雙關文法要看他巧處或師焉或不焉 此是於其身也則

恥師焉。此一段亦是愛其子擇師而教句讀之不知或師焉與小學相貫惑之不解或不焉與大遺相貫此是文公弄巧作文 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 第六段說今人

巫セ神シ子コ

愛子則擇師而教之所謂師者不過授書習句讀而已至於其身則恥於從師不以傳道解惑為急童子句讀之不知則為之擇師其身惑之不解則不擇師是孝其小而遺志其大者可謂不明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其不復可知矣第七段說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從師士大夫之族以弟子從之則為人所笑問其所笑者何事則曰弟子與師年相若道相似或曰弟子位高師位卑則足羞弟子無官師官盛則近諛此四句應無長無少無

其鮮本作之

貴無賤八字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第八段慨歎後世不知有師道士大夫之族恥於從師是智不及巫醫樂師百工之人矣聖人無

常師長弘師襄老聃郊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第九段說孔子無常師問樂於長弘問禮於老聃問琴於師襄問官名於郊子遇有事之精者即問之即以師待之此四人者皆不及孔子也○論語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皆吾師也以孔子之事可觀弟子不

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在吾前術業有專攻者  
雖聖人亦師之不以為恥况衆人乎李氏子蟠年十七好  
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  
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第十段收歸弟子李氏子從李之  
意作師說之因貽遺也

### 獲麟解

韓文公

麟仁獸麋身牛尾一角角上有肉不食生物  
不踐生草王者有道則麟出毛虫三百六十  
麟為之長為四靈之一

麟之為靈昭昭也

言麟之為靈物甚分明

詠於詩

毛詩周

南有麟之趾。一句三字書於春秋春秋魯哀公十四年

西符獲麟。二句四字

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

歷代史傳

所記及諸子百家書皆說麟。三句九字此是章法

雖婦

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

雖婦人小子不出戶庭無高見遠

識亦知麟出為王者之祥瑞然麟之為物不蓄於家然麟

之為物不可蓄養於人家不常有於天下麟為四靈之一

王者之嘉瑞王者有道則麟出不常見於天下其為形也

不類麟之形與尋常山澤之獸不相類非若馬牛犬豕豺

狼麋鹿然非如六畜之有馬牛犬豕野獸之有豺狼麋鹿

常見其形不難辨認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雖有

麟出山澤間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牛有角可辨認；角類於牛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馬有鬣鬣可辨認；鬣類於馬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犬豕豺狼麋鹿六者形狀皆可辨認出於世間，吾皆知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惟麟不常出於天下，吾亦不知其為麟。史記老子傳孔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則不可知。韓文公正是。李史記老子傳句法，韓文公以蹈襲前言，割竊陳編為取變化句法，便成新奇。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有麟而人不可知其為麟，則其人謂

之不祥也亦宜也。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雖然五帝三王太平之時，麟在郊，數麟之出必有五帝三王之聖人在乎位，麟乃為聖人而出，非無故而出也。聖人者必知麟，有聖人知之可見麟之果不為不祥也。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左傳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曰：麟也，然後取之。聖人如孔子者必能知麟，有聖人知之可見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此一段又高麟乃仁獸，為四靈之一，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其有德，不必論其形之不類。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若麟

之出不待聖人在位之時上無五帝三王下無孔子必無人知之則其謂之不祥之物也亦宜矣

此篇僅一百八十餘字有許多轉換往復變化議論不窮第一段說麟為靈物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第二轉說雖有麟不知其為麟第三轉說馬牛犬豕豺狼麋鹿吾皆知之惟麟不可知第四轉說麟既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第五轉說麟為聖人而出聖人者必知麟既有聖人知之則麟果不為不祥

也第六轉說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其為仁獸為靈物不必論其形第七轉說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在位之時則人謂之不祥也亦宜人能熟讀此等文字筆使圓活便能生議論

雜說上

韓文公

此篇主意謂聖君不可無賢臣賢臣不可無聖君聖賢相逢精聚神會斯可成天下之大功

龍嘘氣成雲

喻聖君

雲固弗靈於龍也

喻賢臣。此謂聖

君以官爵祿位與賢臣然後賢臣可以立事業資臣之資

豈能及聖君之聖哉然龍乘是氣聖君任賢臣茫茫窮乎

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沮陵谷此謂

聖君任賢臣可以立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變而通

神而明有許及勳業雲亦靈怪矣哉賢臣之功業亦非常

○此謂賢臣之才固亦奇特矣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賢

臣遇聖君之任用而後成功業○此謂賢臣因聖君能用

之而後見其為賢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此

謂若聖君之聖則非人臣之所能使之為聖也然龍弗得

雲無以神其靈矣聖君不得賢臣亦無以成治功○此謂

然而聖君弗得賢臣無以轉賢於聖德雖有聖人之天資

亦不足以成天下之大功其聖德不光明也失其所憑依

信不可歟此謂為人君而無賢臣如人無股肱無耳目失

其所憑失其所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

也此謂異哉聖君之所憑依者賢臣賢臣所為之事業即

聖君之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此謂賢臣必從聖君既曰

龍雲從之矣既曰聖君必有賢臣起而輔佐之○此謂既

有聖君在上賢臣必起而從之矣

雜說下

韓文公

此篇主意謂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

高爵食之以厚祿任之以重權其才斯可以



展布

世有伯樂知人者。伯樂姓孫名陽善相馬。天上有一星

名伯樂在天。熙星之旁。人見孫陽識馬。因號之曰伯樂。然

後有千里馬異材。此謂有賢宰相。然後有英雄豪傑。為

之用。千里馬常有異材。而伯樂不常有知人者。此謂英

雄豪傑常有。而賢宰相知人者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異材

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駢頭而死。言多也。

高才居下位。不以千里稱也。不知其為異才。此謂天下

雖有英雄豪傑。徒受辱於昏君庸相之朝。沉滯於小官。終

身不得行其志。不以英雄豪傑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

盡粟一石。才之異乎人者。必尊位重祿。以任使之。此謂

英雄豪傑能立大事。成大功者。必得尊位重祿。斯可以展

布。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今之養君子不知其為

異才而加禮養。此謂養英雄豪傑者不知其能辦大事。

成大功而不以尊位重祿養之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

不飽。一句三字。位不尊。力不足。二句三字。祿不重。才

美不外見。三句五字。此章法。雖異才亦難展布也。且欲

與常馬等不可得。祿位不足以展布。反不如常材。安求其

能千里也。安得見其為異才。此謂英雄豪傑雖有立大

事成大功之才。無尊位無厚祿無重權。其才知不可展布。

批語推用其能  
之為六字解本  
作操用其權不  
能

其欲與常衆人等而不可得安可求其辨大事成大功哉策之

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

此三句即孟子

所謂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非王公尊賢

也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

謂天下無異材

嗚呼其真無馬

耶其真無才耶

其真不識馬耶

其上之人不識久耶。此謂任

使之不以其道爵祿之不能及其材諫不行言聽而不得以行

其志為宰相者推用其能之為知人乃曰天下無英雄豪傑嗚

呼天下其真無英雄豪傑耶宰相其真不識英雄豪傑耶

### 送薛存義序

柳子厚

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換闕鎖緊謹嚴優柔理長而味永

河東薛存義將行

起句緊切

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

送之江之澣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

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

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

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罰

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

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

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

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

應有闕鎖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放績幽明

此物言  
什八十也

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之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董邵南序

韓文公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豪傑也

燕趙之士意氣投合董生勉乎哉一本作行乎哉夫以子

之不遇時苟慕義疆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

性者哉董生豪傑不遇時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

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又恐今日之燕趙非昔日之燕趙

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燕趙尚有豪傑董生勉乎哉吾因

之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樂毅而觀於其市復有

之有之之鮮本作子

昔時屠狗者乎此亦感慨悲歌之意為我謝曰明天子在  
上可以出而仕矣結句瀟灑慷慨

送王含秀才序

韓文公

王含之祖王績字無功嘗作醉鄉記此序以

醉鄉記三字生一篇議論下字影狀可見其

巧此序只從醉鄉記三字得意變化成一篇

議論此文公最巧處凡作論可以為法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

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二公皆嗜酒好醉又與

醉鄉親切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

解本無為字

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托而逃焉者也從醉鄉引得  
陶阮二人嗜酒者作證君顏氏子操瓢與篋曾參歌聲若  
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  
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耶破醉鄉吾又以為悲  
醉鄉之徒不遇也合王阮陶三人故添一徒字建中初天  
子嗣位有意正觀開元之不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  
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  
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  
張者張大誇耀之意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  
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

之飲酒不脫醉鄉字

荅李秀才書

韓文公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  
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句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  
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  
是知吾子非庸衆人字法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  
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  
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  
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章法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  
交道之不汙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文有情思有

文五

滋味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尔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况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送許郢州序

韓文公

于頔乃一貪酷吏其為觀察也賦歛苛急見唐書本傳韓文送許郢州崔復州二序皆諷諫之辭可以參觀于頔為觀察使性貪而政苛取財賦於州縣者甚急刺史縣令不可為韓文公作此序以諷諫于頔文有權衡有針線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相求而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欲譏刺其惡必先誇誦其善先誇誦于公之賢正足于孟子子道齊宣王易牛事是心可以王矣一段得進諫之道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怕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

批語一戴本作

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  
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  
賦不以情信乎州雖是以刺史觀察對說作句下字皆有  
權度一私於其民一急於其賦可見為刺史賢為觀察者  
不賢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  
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  
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  
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惠獨厚見刺史之仁觀察使亦曰  
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歛獨急見觀察使  
之不仁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此序本意欲

諷觀察使于頓賦歛甚急刺史不能堪乃借刺史与觀察  
對說辭意輕重不待校量而知若獨說觀察則于公見之  
必怒矣此文章之妙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  
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  
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比然也非使君之賢  
其誰能信之末又勸許公寬其縣其議論始公平辭意始圓  
備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贈崔復州序

韓文公

此序諷諫于公與送許郢州序同意此序尤  
涵蓄只民就窮而歛愈急下民苦之使于公

批語此序以下  
九字戴本無

聞之此序與許郢州序同意皆勸于公寬賦  
歛以安州縣以安百姓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其祿足以仁其  
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  
一境之人懼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  
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  
者鮮矣况能自辯於縣吏乎能辯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  
辯於刺史之庭乎此一段非知田里小民之疾苦者不能  
言○添之庭二字句便不允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  
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常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

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  
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  
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  
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  
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觀察使賦歛苛急則為刺史者見其難而不  
見其榮觀察使賦歛寬緩則為刺史者  
見其榮而不見其難以此諷諫于公最切

讀李翱文

歐陽公

子始讀復性書二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

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  
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世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  
志亦未必然以翺為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  
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嘆不已復讀不自休  
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  
下其論也况迺翺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嘗有賦矣  
不過羨一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  
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賢鬻鳥而雜處兮咸  
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  
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

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老嗟卑之心為翺所憂之心則唐  
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  
又其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  
人能如翺憂者又皆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  
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  
乎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它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讀孟嘗君傳

王荆公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  
虎豹之秦嗟呼孟嘗君特雞鳴狗吠之雄耳豈足以言得  
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



鳴狗吠之力哉雞鳴狗吠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此一轉筆力健

筆力簡而健然一篇得意處只是擅齊  
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  
取雞鳴狗吠之力哉先得此數句作此  
一篇文字然亦是祖述前言韓文公祭  
田橫墓文云當嬴氏之失鹿得一士而  
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夫子於  
劍鋌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

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卷之五

有字集

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卷之六

種字集

小心文

此集才學識三高議論閔世教古之立  
言不朽者如是夫葉水心曰文章不足

閔世教雖工無益也人能熟此集學進識進而才亦  
進矣

前出師表

諸葛武侯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  
危急存亡之秋也然待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  
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  
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

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  
下平明之治不宜徧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  
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  
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  
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  
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  
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人  
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  
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相

靈也侍中尚書

陳震

長史參軍

蔣琬

此悉貞亮死節之臣

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  
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  
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  
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  
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  
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付託不  
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  
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  
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實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文公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此是文暢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麾之喻儒名者在夷狄則進之喻墨名者吾取以為法焉浮屠文暢喜

批語言戴本作喜

文章

文公取文暢止以其人言文章

其周游天下凡有行

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誦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句法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

說而瀆告之也。此一段最高。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有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躰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此一段義理最精，亦切近人情，即是原道中議論無一語相似。此韓文之所以為奇特也。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暇食，優游以生。

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此一段尤切近人情。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無聖人之道，則人之類滅矣。矣與禽獸何異？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此二節是儒者之過。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見得文公所以與文暢者，只是取其能喜文章，非取其道。

柳子厚墓誌

韓文公

此篇係節文，今依元本刊行如左。

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

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  
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  
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  
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  
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  
泣誓生死不相背負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  
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  
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  
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  
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子厚黨附王伾

王叔文得罪貶永州司馬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  
推挽故卒死於窮裔子厚終於柳州刺史材不爲世用道  
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橐自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  
史時亦自不斤斤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  
厚斤斤又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  
以致必傳於後世如今無疑也此三節議論有斷制有回  
斡有馳驟意氣激昂光彩燦爛一節高一節文章之妙如  
此寧幾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  
孰失必有能辯之者

大唐中興頌序

元次山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唐明  
皇太子即位於靈武肅宗不受命於父而自立與篡位同  
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太子立則稱皇帝其年復兩京上皇  
還京師天子退位則稱上皇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  
者必見於歌頌前代帝王有德有功者見於歌頌若今歌  
頌大業刻之金石今日無盛德有大業而見於歌頌非老  
於文學其誰宜為

書箕子廟碑陰

柳 柳州

此篇係節文今一依元本刊行如左

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

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此人  
事之或然者也先生所以隱忍而不去意者有在於斯乎

此等文章天地間有數不可多見惟杜  
牧之絕句詩一首似之題項羽烏江廟  
云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  
江東子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嚴先生祠堂記

范 文正公

字少意多文簡理詳有闕世教非徒文也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  
人之時臣妾億兆好句法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

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句法天下孰  
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  
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  
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  
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  
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  
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四  
家復者漢法免租賦科役也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  
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范文正公作此記李太伯在坐間曰公

批語一戴本作  
風

伐戴本作大

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  
曰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公欣  
然改之蓋太伯因記中有貪夫廉懦夫  
立六字遂思聞伯夷柳下惠之風一段  
因得一字也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草 辛 稼軒  
使此詔見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雖之大恥使此詔行於  
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伐功今此詔與此虜猶俱存也  
悲夫

袁州學記

李 太伯 盱江

本朝大儒作學記多矣三百年來人獨喜誦  
袁州學記非曰筆端有氣力有光焰超然不  
群其立論高遠宏大不離乎人心天理宜乎  
讀者樂而忘倦也葉水心云為文不足闕世  
教雖工無益也可與知者道

皇帝二十有二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  
屈力殫慮祇順德意句法有假宮借師苟具文書句法或  
連數城亡誦絃聲倡而不和教厄不行句法三十有二年  
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字法大  
懼人才放失字法儒效闊踈無以稱上意旨通判穎川陳

君佻聞而是之字法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陜隘不足改  
為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  
黜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  
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  
觀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作孝記不說虞  
夏商周自是欠事今只以一句道破筆力高古

秦以山西

鑒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  
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  
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  
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



批語記戴本作  
文說作稱

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一句結有筆力。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句法。俾尔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此等文章。關係世教。萬世不磨滅。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

袁州李記李太伯記河東柳淇書京兆

章友真家說為二絕

###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文叔

名園特遊觀之末。今張大其事。恢廣其意。謂

批語學戴本作  
此

園囿之興廢。乃洛陽盛衰之候。洛陽之盛衰。乃天下治亂之候。是至小之物。關係至大。有學有識。方能為學文。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殺甬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正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他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

批語不能截之  
四字藏本作工  
何可傳

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  
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 有此文章方可傳  
不然虛辭浮語雖不能截之 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  
乎一已之私自為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  
之末路是已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  
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  
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  
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

海藏本作號

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  
僊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  
連月不開陰風怒濤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  
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  
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  
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  
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  
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  
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  
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

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  
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  
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卷之六

種字集

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卷之七

乎字集

小心文

韓文公蘇東坡二公之文皆自莊  
子覺悟此集可與莊子並驅爭先

祭田橫墓文

韓文公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  
得士，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  
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歔而  
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  
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  
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鎗，豈所室之非賢，抑

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  
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  
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上梅直講書

蘇東坡

某官執事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與常切悲周公之不  
遇及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  
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又  
何為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  
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  
五畝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

及下戴本有觀  
史二字

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  
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所  
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軾七八  
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  
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  
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  
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祿  
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  
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  
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子孟軻

取下戴本有焉  
字

賢下戴本有焉  
字

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  
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向之十餘年間  
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  
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  
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  
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然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  
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矣色溫而不怒  
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  
與聞焉

三槐堂銘 學史記

蘇東坡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  
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眾者勝天天  
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  
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  
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  
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  
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其可必也審  
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  
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  
王祐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下天望以為

宗下戴本有皇  
帝二字

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之  
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魏國文正公曰相真宗於景德  
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榮名者十有八  
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  
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  
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  
素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二十餘年位不滿  
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  
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  
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

為鮮本戴本並  
作錄

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肇與吾  
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為之銘曰

及戴本作謀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  
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  
相時射利皇卹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  
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表忠觀碑

李史記

蘇東坡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  
軍事臣抃趙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  
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

四世三王戴本  
作三世四王

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  
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  
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  
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  
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  
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觀四世三王與五代相終始  
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  
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  
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  
不失臣節貢獻相望至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立葦

視去下戴本有  
其字修下戴本  
有理字

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  
厚皇宗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險遠兵  
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  
師積骸為城醜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  
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國如去傳舍其有  
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其  
父祖墳塋祠以大牢令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  
墳廟不治行道傷嗟其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  
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  
道士曰自然者居之九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

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久度其徒一人使  
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  
治者縣令承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墮以稱朝廷  
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表  
忠觀銘曰

群戴本作倫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  
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日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  
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  
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壘歲時歸休以燕父老睥  
如神人玉帶越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

群戴本作倫

全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  
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  
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  
山之陽巋焉斯宮匪私于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  
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龍山以下十六  
字鮮本無

潘子真云

東坡作表忠觀碑王荆公實坐

隅葉致遠楊德逢二人在坐有客問曰相  
公亦喜斯人之作也公曰斯作絕似西漢坐  
客歎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人可擬德逢  
對曰王褒蓋易之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

文



後曰司馬相如楊雄之流乎公曰相如賦  
子虛大人洎喻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  
太玄法言以准易論語未見其叙事典  
瞻若此也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  
又從而贊之公曰畢竟似子長何語坐客  
悚然公徐曰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也

送孟東野序

韓昌黎

此篇凡六百二十餘字鳴字二十九讀者不  
覺其繁何也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頓挫  
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峯疊巒如驚濤

怒浪无一句懈怠无一字塵埃愈讀愈可喜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声風撓之鳴水之無声  
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  
金石之無声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  
言其詞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  
弗平者乎樂者也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  
假之鳴金石絲竹匏革土木入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  
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  
鳴夏以虫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紋其必有不得其  
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

周以下鮮本有  
其字

批語與戴本作  
齊立下戴本有  
安字

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各陶禹其  
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假於韶以鳴夏  
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  
藝皆自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  
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荒唐  
之辭鳴於楚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子孟軻荀  
卿以道鳴者也 以荀卿與孟子非其倫臧孫辰何人未見  
其有道又與孟子並立可謂之以道鳴此文公學問備駁  
處揚朱墨程管官吏五言安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  
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

善下戴本有鳴  
字

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  
鳴者不及於古然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  
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  
上四句一樣五字若第五句不用九字文勢便庸腐將天

其下鮮本戴本  
並有他字

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為其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  
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此六  
句包括多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  
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  
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  
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

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於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此二句占地步。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序因送子孟東野作。結歸東野身上。只兩句。此文章之妙。

### 前赤壁賦

蘇東坡

此賦學莊騷文法無一句與莊騷相似。非超然之才絕倫之識不能為也。瀟灑神奇出塵絕俗。如乘雲御風而立乎九霄之上。俯視六合何物茫茫。非惟不掛之齒牙亦不足入其靈臺丹府也。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余嘗中秋夜泛舟大江。月色水光與天宇合而為一。始知此賦之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學楚騷文。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秋水清見底。月在水中。謂之空明。月光與波俱動。謂之流光。搖槳曰擊。逆水而上曰泝。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

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  
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  
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  
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  
郎者乎此一段設為客之言曹操詩見文選月明星稀烏  
鵲南飛譏蜀先主之奔走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  
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  
也而今安在哉有感慨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  
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  
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

有感慨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  
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說  
水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說月蓋將自其變者而觀  
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  
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此一段全學莊子情思且夫天地  
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  
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  
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  
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  
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學莊子

蘇東坡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碩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幸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携酒與魚復游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崖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一客不能從焉劃

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躑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阿房宮賦

杜牧之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

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三川溶溶流入宮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困困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卧波未雲何龍復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煖響音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轉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

來下鮮本戴本  
並有其字

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收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間鼎鑄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遷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夫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戾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

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  
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復哀  
後人也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昌黎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  
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  
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  
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  
官而佐天子出入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  
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

為上戴本有所  
字

乏戴本作所

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  
而便躰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  
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  
力於當世者之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  
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  
以自潔採於山羨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  
安與其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  
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  
之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  
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處汗穢而

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  
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  
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湘  
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  
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  
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  
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歸去來辭

陶靖節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

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今  
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  
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犇僮僕懽迎稚子候門  
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  
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  
成趣門雖設而常閑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  
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以相遺復駕言兮焉求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  
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

心而之而戴本  
作以我以之以  
戴本作而



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  
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  
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  
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  
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卷之七終

乎字集

此書國學舊所刊者。爲重雕朝鮮本。相傳謂其遵謝氏  
之舊。毫無所改。歲丙午春。學舍罹災。板亦燬焉。此本乃  
謝氏門人王淵濟所手訂。其視鮮本。不過有小出入。在  
元槧中。亦屬佳刻。此所以今者重雕。捨彼取此也。命梓  
時。以鮮本及明戴許光校本校勘。遇異同處。摘錄上層。  
若此本顯誤不容疑者。据一本直改之。不復註識也。嘉  
永壬子冬月。松崎純儉誌。

嘉永六年刻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788018411~~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frame on the right page.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廣島猿樂町  
書林上河真

王官庄補主

辛酉年實藏